

阿正人

陳慧炯



層薄薄的浮塵飄盪在日光燈管周圍，所有光的明亮和溫暖都被塵灰窒息了，照在身上只覺得冷冷的空虛。

鐵柵的後面，只是一面面山立的黯灰磚牆。澈夜不息的燈光穿過欄柵在監房地上留下一道道水濕的癩斑。空氣中飄浮著稠得化不開的汗臭。觸目能見的僅是一團團蹣跚的軀體——強盜、傷害，也許還有強姦犯吧！

在某些方面看守所倒真是挺像那種清晨的高速公路上為獎金奔馳的運豬車——方小小的圈子裏擠進了盡可能的豬隻，風馳電掣向夜暗中的終點。在牠們被一咕嚕倒出來，編號、過磅、放血、開膛、上架之後，台北的太陽仍未起床，嗷嗷的嘶聲却已逐漸隱入遠處的地平線，隨風而逝。

× × × ×

總在夜半時獨自去敲打一下街面，吱嘎吱嘎地踏出一整條路的清寂。只有在這時刻，不必和任何人共享自己的夜色，不會有別的鼻息瀟過曠野的清風，用不著對認識不認識的癩三屈腰作禮，更不需要對順眼不順眼的雜碎卑聲諂笑。即使偶爾幾個飛車黨呼嘯而過，這一整夜的冷漠和靜瑟也仍然只是我的。

那是條很小的巷道。雖然巷子的兩端各是縱貫線的省道以及市區的幹道，却因為窄而多彎，總是被人冷落著。路的一側是幾塊楔形，菱形拼裝成的稻田。採割剛過，所有金黃的圓實飽滿都已經離開，地面上七零八落的立著火劫之後的殘莖。順著稻田的綿展延伸自己的視線，在遠遠的一排。三層樓房背後的夜空中，一塊塊霓虹招牌互不相干的站著，在暗黝的黑幔佈景中懶散地變換著字眼，無奈的告白些什麼。

路的另一邊參差著幾條扭曲的死胡同。幾排兩層高的公寓住宅比肩著，盡頭處偶爾有些個三合院的平房大刺刺地橫擺，台式的簷雷和房鞍背截斷了後面的天空。這樣的格局倒挺像台灣的亂葬崗裏隨地可見的那類大派墓地——兩排水泥欄杆分邊侍候，尾端的小廊柱却突然縮進去而逐漸收併在墓碑的兩旁，中間則是由兩排欄杆輪廓出的洋灰方場，盡頭碑石前打橫擺著的一壇磨石子或敷瓷磚的祭台便被襯托得逼肖模仿出三合院內天井的神態來。

每晚，就這樣子尾隨著小巷的荒涼逐一檢閱過去：也許有幾盞檯燈正擔心著夜更深沉而匍伏在書桌前趕路似的亮著；也許有幾聲毛氈上麻將，骨牌的碰響由厚重的簾帷後隱約透出；偶爾有幾道吆喝的喉嚨正在守靈的漫漫寒夜賭酒拼鬥；也或許是幾張不眠的香頰，搖滾兀自茫然地旋轉在西風中。這一切，我每一夜體切的踏過，却只是踏過而已，雞犬不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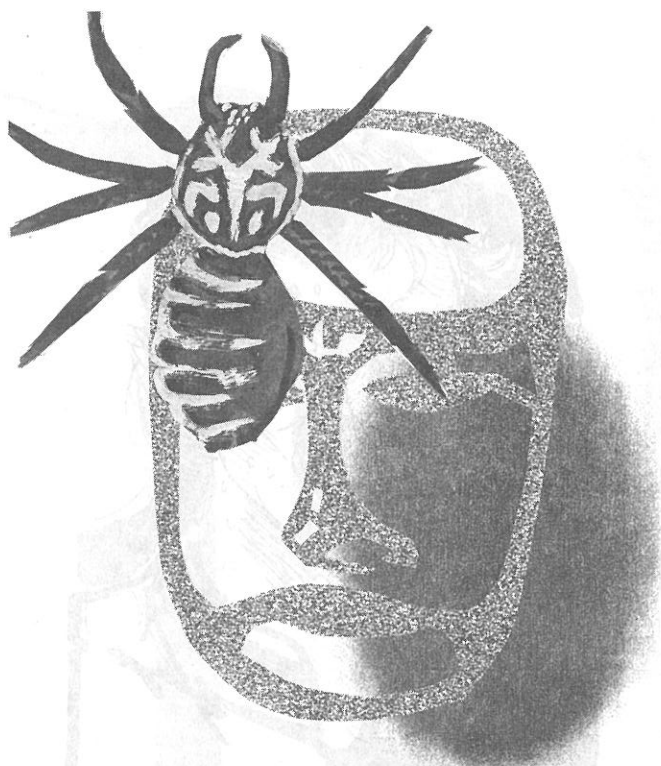
× × × ×



早在拘押室裏就聽那羣老鳥提起入苦窰的第一頓「克難飯」不容易下嚥，待嘗過了才覺得也不過如此，監外的拳頭不見得比較輕！

只記得自己一轉身便揮拳打中那抓著我肩膀的混蛋的肚子，那種拳頭陷進一堆肉中的感覺真是痛快到會令人上癮。只可惜別人並不肯給我太多的時間去回味那份得意。一瞬間七、八隻手像網子般撒了下來，恍惚中我又看到了那披髮的妖婆對我狂撲而下，於是我揮拳：：掙扎、衝擊、一拳換一拳地毆打著，血水揉和著血水塗抹在臉上、身上，踐踏在脚下成泥。濃濁的呼吸喘氣聲在我被人架起來後才又清晰可聞，朦朧地才剛想起不是每次都能打敗那個巫婆時，腦袋已被人提起來朝水泥牆猛撞……。

一陣陣爆裂般的持續頭痛催逼著我不能入睡。不過巡房主管已將我暫時遷到雜役的房中，至少目前不用擔心是否會再添點新傷了。奇怪的是，剛讓人救醒時，居然會責難別人：「你們怎麼隨便闖進我的屋子裏？」現在是清醒下來了，却又不能理解自己為什麼必須待在這兒，趴在雜役的木板牀上癱成一團？所有曾發生過的一切都只如一塊調色板，一個剛學畫水彩的小孩的調色板——野心而緊張地擠出每一管顏料，却是顏料加愈多便愈調配不出自己心目中最美的色彩。越弄越心急，終於一甩手摔開那惹人心煩的盤子，以及上面一大團濃痰似的色塊。



驀地，一隻黑腰身的蜘蛛攻入我的視野，所有的思緒剎時全部停止。我狠狠地盯著牠瞧，這傢伙竟也毫不客氣的停下來回瞪著我。猛一伸手想把這個八隻脚的怪物打個稀爛，却是一牽扯才發覺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痛。這個毛茸茸的東西簡直是算定了我不能動，來回走了兩步，看我幾眼，乾脆大模大樣地坐在那兒，好整以暇地就在我面前用兩隻前腳梳妝起來！「該死！連蜘蛛都要欺負人。」猛地一伸脖子，舌頭倏地一卷，牙齒死命往下咬！只覺有股腥黏的漿液正自往喉頭流去，整個牙、舌、喉，似乎都黏滿塞滿了那種毛茸茸的感覺，突然一陣噁心，便自趴在床沿乾嘔起來。

× × × ×

從這兒望去，小巷這一段的末稍是岔口。岔口的兩端是由小巷本身打了個急轉彎所形成，另一端則是一道緩坡，延伸出一條僅一側有住家的胡同。在胡同與彎角處交會的地方樹著一面反光鏡，反光鏡的後方也就是胡同空曠的另一側，植滿了一整片蒼鬱的竹林。每回颶風來襲或者冬天朔風吼急之時，我總愛走到這兒，那時候每叢竹子都像滿頭亂髮的巫婆，尖嘶著攪撲而下。但只要我一握拳頭，她們便馬上唰的一聲逃回樹梢。知道敵人都在那兒又能保證每回都能將它們擊退，那種感覺真會讓人飄飄然！雖然說有點兒唐吉訶德大戰風車巨人的味道。

只是今夜並無風，竹叢却騷亂的一點規矩也沒有。「這些傢伙真夠無聊的。」我不免有點牢騷：「連政客的那套把戲都學會了！」

信步向前，初圓的月亮正巧掛上了最高的那枝竹梢。

猛可間竹枝搖擺起來，晃得那盞燈籠月也差點掛不住！這時却見一條人影用力撐開竹圍走了出來。

× × × ×

見到檢查官，確定收押時已是晚上十點多。法庭大樓的最後一盞燈慘白的照在八張臘黃的臉孔上。現在，坐在開車的木條長橈上，我看著自己，而這隻和另一個不知名的囚犯銬在一起的竟會是我的手？「第一點便是永不承認任何事物為真，除非我知道它顯然是真的。」但是，我過去所遭受的，我現在所忍受的，以及我將來必然要承受的，這些，我怎能承認它的顯然為真的！而囚車仍在開著，於是我們一定會被送到任何的某一個看守所，然後像裝錯了盒子的餅乾一樣被倒出來再裝進另一個更堅固的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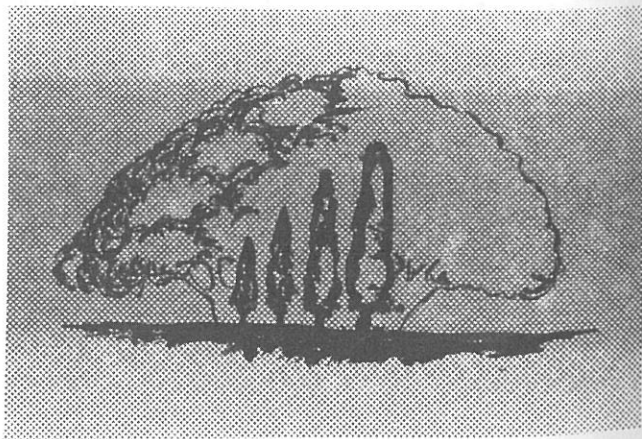
會再被一股腦兒兜攏來塞入囚車，開庭辯論，還押，偶爾，難得一見的冬月太陽會不太有把握的分潤一點在囚車上吧！但是仍會再開庭，再辯論，囚車無聊地老去在來來回回的車程中。也許有一朝判決了，無罪開釋或發監執行。於是再上訴，發回或駁回，重新更審或者執行確定。於是再上訴開庭辯論終結判決再上訴再上訴……於是鬢髮在風中蒼白，卷宗在指間枯黃，歲月却在等待中離去。

那麼，真的都是很好嗎？失明的奧迪柏斯，你真能相信你的宣言：「即使經過若多的磨折及苦難，我遲暮之年與崇高之靈魂使我獲得一個結論：一切都很好。」可是苦窖已經到了！

× × × ×

「就連一個自己的夜晚都不能逃開這些……這些“人”！」猛一轉身就要往回走，却又突然好奇地想看看這傢伙究竟在搞些什麼名堂，腳步便自停了下來。

竹林左側的那條胡同上，只有一盞苟延殘喘的路燈聊勝於無地照著。在靠近竹林的路肩處，蛇行般排列了四、五部車子，竹叢的枝葉覆蔭下來，剛好隔開路燈的光線，於是便只見一塊塊的黑夜靜靜地憩息。偶而有部車停的稍微靠路心一點，便能看見一股暈黃輕輕滑過車側的門窗，傾瀉至地面成潭。



那道人影——現在已可看出是個男子——逐漸走近一部車，伸手拉開車門，探身進入車廂後座似乎要拉什麼東西出來，這時車內隱約傳出了扭動、踢打的聲音，那男子乾脆左腳踏進車內，整個上半身向前傾去抓握著什麼，却好像車裏掙扎得越發厲害了。

這時我索性挑了一戶人家騎樓下的陰影裏站著。慢慢瞧吧，就不知道這傢伙打算幹啥？是社會版常見的那套強暴劫財嗎？那可就太乏味了。也許是那個幫派的殺手到這兒來行刑？搞不懂他怎麼不找個冷僻的地點幹事却跑到這個街口來？他也喜歡那種隨時可能被人揭發的刺激吧？也許他太有把握？說不定只是缺乏經驗？不過無論如何，拉一個人出車得那麼多時間嗎？未免太有耐性了。

不過看來他也按捺不住了。惡狠狠地一拽，便見一條軀體像口破麻布袋一樣給摔在地上。那身影才剛想做掙扎，他一彎身順手便給了兩巴掌，那身子便軟綿綿地癱在地上不再動彈。於是他拖著那人朝竹林走去，一路的碎石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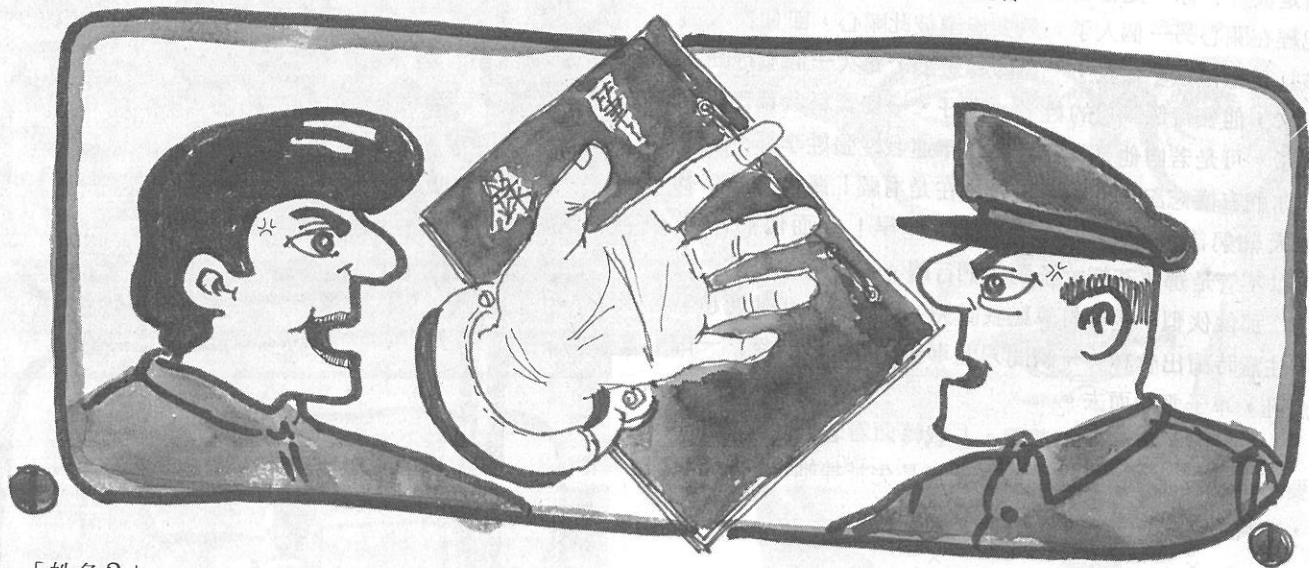
哩嘩啦地跳開成一副事不干己的模樣。

「穿著裙子呢！」我跟著自己打著商量：「這再看下去可就沒意思了。還是回去算了。那女孩子要是夠運氣的話我就會打個電話報案，否則，就認命吧！」

正當我回頭要走，林子裏却傳來鞭打的聲音。「這可真是匪夷所思！那傢伙不是想……」

但那鞭聲似乎並不想等待我給它找一個比較好的解釋。鞭子起落的聲響規律而單調的在冷月下瀰漫。那真是一種奇怪的感覺，鞭子單調的打擊竟然激動著我的手，是因為在寧靜的沉入中，心特別敏感細緻？或者只不過為著即便在無聲的境界裏，心依然積極地在跳動！

無論如何，現在我是看著他們了。女孩跪坐著，手脚被捆在後方的竹幹上，男人則是背對著我，專心揮動著手中的竹條。女孩似乎發現我站在那兒，兩眼直直地朝我望來。男人也發覺她的目光有異，回頭一看。隔著一叢竹子，我們兩人便這麼靜靜凝視著。



「姓名？」

「筆錄上不已經寫的很清楚了？」

「姓名！」

「伍毅任。」

「年紀？」

「還沒老到不能追女孩子。」

「你給我放明白點。再吊兒郎當試試看。」……其實幹檢察官也是挺辛苦的，頭髮禿得只剩耳朵高度那一圈了，却還得每天對著犯人發火！其實真該有個人勸勸他火氣太大是留不住頭上那些衰草的。

「犯罪理由？」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很清楚。」

「你這說的什麼話！局子裏的問話你又是怎麼回答的？」

「喔！原來你也看得筆錄。」

檢查官這回倒沒發作，只是冷冷地說：「聽著，你被控告搶劫、傷害、妨害自由，你有沒有什麼話要申辯？」他在問那最後一句話時，頭猛地一昂，只見他的光頭上三、四道弧形反光面映著燈光一閃而逝。

他似乎並不樂意我一直注意著他的頭，遂又大聲問：「你究竟有沒有話要說？」

其實不過是看看罷了，他又何必那麼忌諱？實在也沒與緞再招惹誰，只得攤攤手：「算了！反正你都是要提起公訴的。」

檢查官惡狠狠地瞧我一眼，在逮捕令上簽了「虞逃」。「糟糕！」我突然想起：「剛拆封的那包 kent 這下只好留在抽屜裏發潮了。」

× × × ×

這樣的會面真是不能令人滿意，只是關於這點他可不能怪我。他咳了聲清清喉嚨後便大聲罵過來：「滾開！你這傢伙吃飽了撐著想挨揍嗎？」

他的話我有點不太了解：「你再打呀！我只不過是想看看罷了，幹嘛發那麼大脾氣！」

那人先是楞了一下，隨後便衝了過來：「操他媽的，敢尋老子開心。」

真想跟他解釋清楚不過他似乎並不打算聽我解釋，我只好拿出那把新買的士林小刀：「你這又是何必呢？我不過是要瞧你打人而已。爲什麼你就不能做你自己的事也讓我做我自己的事，那不是大家都有好處嗎？尤其我又喜歡看這種場面。你知道，讀小學時我的老師老不記得我的名字，可是只要我稍微故意犯點錯，老師在打人的時候都一定會想起我的名字。那時候我真是得意極了，真覺得自己也和那些成績好的傢伙一樣受老師關心。真的，不論打人還是被打，你一定都會記得對方的面孔、名姓，那就是你已經在關心另一個人了。只要能讓彼此關心，即使殺人都該算功德無量。像我，一個幹導遊的，每次一個旅行團帶下來，他們每個團員的姓名、嗜好、一切資料我都幾乎弄熟了。可是若向他們提起我，包準連我姓張姓李都不知道。你們有權忘記別人姓名的人實在是有福！憑什麼就該我每天鞠躬說：「董事長早！總經理早！」而他們甚至可以不管是那隻蒼蠅蚊子對他們行禮。」

那傢伙似乎並沒打算聽我說完，才說到一半他便趁我不注意時衝出竹林，一瞬間只聞車輪抓地尖嘶，突然一陣急吼，車子飛馳而去。

「算了！既然他不想聽。」我轉頭看著那女孩：「你要不要我放你？」她猛點頭。我於是先扯掉她口中的布團，不料她竟然開始大喊救命！

× × × ×

一羣白痴們在警局外叫囂著該先修理我一頓才能安心離開。幾位警官在門外安撫著，一個巡佐走過來對我冷笑：「這麼多人要揍你，怕不怕？」我搖搖頭：「我只怕他們揍了我還不知道我是誰！」

幾位警員一聽全部樂了：「這小子想當明星呢！幹了這碼事還生怕人家不認識他。簡直不要臉！」

「隨你們愛怎麼說吧！不過能不能麻煩那位告訴我那個女孩子的姓名？好歹也該讓我知道究竟是誰要告我。」

「省省吧！你自個兒的名字就快變成號碼了，還有閒情去管別人。」

× × × ×

真搞不懂這些女孩子爲什麼老愛大吼大叫，不是都沒事了？我尚未來得及對她說話，突然一根棍子狠狠敲在我的手上，痛得我抓不住小刀而落在地上。後面一羣人立刻

趕上把我給架了起來。這真是奇怪：「這些看熱鬧的爲什麼老在最不需要他們時才來的最快！而且，這樣亂捉人算什麼意思。」我正要告訴他們搞錯了，這時已經有人替那女孩子鬆綁，在問了她幾句話後，那女孩突然抬手指著我：「就是他！還有另外一個開車溜了。」

我可急了，正想申辯，却有人撿便宜一拳打中我的肚子，正疼得直不起腰來，又有人從腦後揪住我的頭髮一扯：「給我抬起頭！」我真抬起頭來，正好見到一團像痰一樣黃的月亮慢慢朝西墜去。「是十五、十六吧？」

